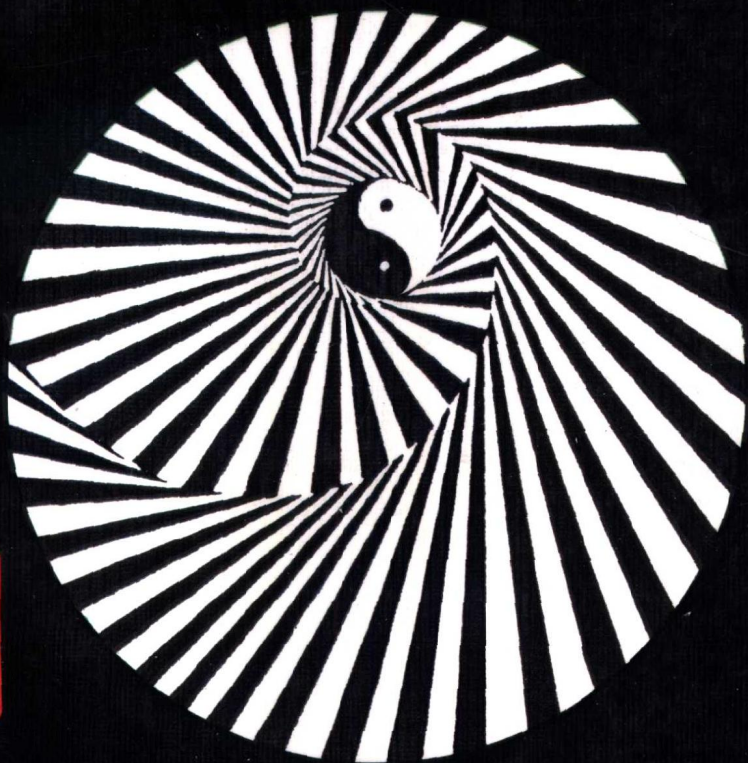


巫术

王振复 著

:《周易》的文化智慧



浙江古籍出版社



B899.5
W461

巫术：
《周易》
的文化智慧

王振复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一生
封面设计 凌瑛如
制 图 王立扬

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 王振复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195000 插图2 印数1—2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120-9/Z·18 定 价：3.80 元

前言：

巫术，离我们并不遥远

这本小书将要加以谈论与探讨的，是《周易》一书关于古代中华巫术的文化智慧问题，相信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与思索。

当你初次接触《周易》巫术这个颇有奇趣的文化学问题时，也许立刻会在头脑中闪现出一系列疑问和遐想，怀着急迫的求知心情想要寻根问底：究竟什么是巫术？《周易》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奇书？《周易》巫术又具有怎样的独特文化风貌？它与古代中华文化智慧的内在联系又是如何？……

与此相关的问题自然还有许多。比如，这部原本讲巫术的中华先秦古籍为何取名“周易”？《周易》的作者是谁？其成书年代是在何时？什么是神秘的阴爻、阳爻、八卦与六十四卦？《周易》的巫术操作程序即占筮方法是什么？这种巫术占筮究竟是否“灵验”？《周易》巫术占筮中数的运演具有什么深邃的文化意蕴？这种巫术文化智慧与古代中华的科学、哲学、伦理、宗教及艺术审美等等又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不免使人惊讶、令人困惑，却刺激求知的渴望更加灼热地燃烧。

我们自然不准备通过简单的问答方式向你提供种种呆板的答案而令人索然无味。坚信能从这里对《周易》巫术文化

智慧的探讨中，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让你自由的心灵在《周易》所建构的巫术符号“宇宙”中作一次愉快的漫游吧！

我们的话题先从巫术开始。

“巫术——哈，这个字眼底本身就好象充满了魔力，在背后代表着一个神秘莫测、光怪陆离的世界！”^①

不用说，在巫风大炽的中华远古时代，中华先祖曾经怎样虔诚地相信巫术的“灵验”，热衷于通过巫术祈福祀祥、趋吉避凶，人的精神世界几乎满是巫术的意念与由此而激起的情感的起伏波动。巫术行为是远古部落、氏族与个人从事狩猎、采集、耕稼、征战和人自身生殖繁衍等社会行为的重要文化方式，也是文明时代的民族、国家、社会集团举行庆典、用兵、作邑、稼穡以及人们饮食起居、生老婚嫁、社会交往等一切行为举措所常具的重要文化内容，巫术观念总是与氏族、民族、国家、集团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联系在一起。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人的历史地位、时代风貌、民族文化素质、人的文化形象以及人的命运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巫术，是中华文化智慧的一种童年形态。

然而，不能因这一点而引起一种误解，以为凡是巫术，都完全是往古之事。其实，巫术离我们并不遥远。

即使到了今天，现代科学文化的空前昌明，已经也必然会将巫术文化逼到社会现实生活的一角，人的理性与高级文化智慧，不得不使巫术文化糟粕的“灵光”收敛。可是，文化智慧的历史延续，决不像一个人那样，可以依靠某种外力

①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52页。

的强制导致“断乳”，由远古承传下来的巫术遗风至今仍未绝迹。尤其种种巫术文化智慧的变种与升华，总是蕴涵在当代与未来文化智慧的潜意识之中。

每当晨起闻听喜鹊登枝啼鸣，这很可能触动现代人以文化遗传密码方式所埋藏在心底的那根巫术潜意识“神经”，以为有好事临头而内心欣喜洋溢；反之，一旦听到乌鸦怪叫就认为是“晦气”，以为“不吉利”而令人生厌。其实，这种关于人的“好事”或“晦气”与喜鹊、乌鸦的叫声本没有什么相干！都是因为世代积淀在文化意识中的巫术观念在“作祟”。

有趣的是，这种现代人往往会有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心态，常常为一些文艺作品所反复描写，就是说，喜鹊与乌鸦的鸣叫声及其形象，已经历史地成了“吉”与“凶”文化观念情绪的“符号”。所以，一旦这种文化“符号”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文艺作者就会产生相应的心理效应，通过艺术虚构写进作品，并且在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心理效应。这便是，以喜鹊为美与善的象征，以乌鸦为丑与恶的象征。其实，无论喜鹊还是乌鸦，都是古代延续下来的“鸟占”的“符号”，“鸟占”是一种巫术。

夜望彗星垂空，因彗星这种本是正常的天象不常出现，而且其形象奇特，人们便可能误认为它的出现是灾变的预兆而惴惴不安，至今民间百姓还有将这彗星称为“扫帚星”的。可见，这是受了古代以奇异天象为征兆的巫术观念影响的缘故，是古代的“星占”，“星占”也是巫术。

月食或日食的“昏天黑地”，甚至会使那些被古代巫术观念死死纠缠头脑的现代人惊恐万状，人们以此为凶兆，犹如面临“世界的末日”。古人曾想象虚构所谓“天狗吃月

亮”之类的神话传说，用敲锣打鼓、燃放爆竹或鸣枪示警试图吓唬那只敢于吞吃月亮的“天狗”，企求它快将月华吐出，还给人间一个光明。其实，这还是巫术。

无论这里所说的鸟占、星占之类，早在《周易》一书中，都可以找到它们文字记载的踪影。

你知道，比如剪彩这个风俗是怎么盛行起来的吗？它的文化底蕴是一种巫术。一九一二年，美国圣安东尼奥有一家大商店将要开张，老板为要讨个开市大吉，就按照当地的巫俗，清晨就早早地打开店门，门前横系一条布带。不料开市前，老板一个只有十岁的宝贝女儿从店门匆匆跑出，无意中碰断了这条布带。于是，久候在门外的顾客，以为该商店正式开张营业了，便蜂拥而入，从此天天生意兴隆。由此，人们便认为门前系一布带并且将其碰断是个好兆头。后来布带改为彩带，发展为今天的剪彩仪式，全世界都仿效起来了。

又如，我国民间过春节吃饺子本也是一种巫术。三国时代的魏国人张揖所著《广雅》一书，就已提到“饺子”这种传统食品。南北朝时有个叫颜之推的人描述当时的饺子“形如偃月，天下之通食也”，可见其风气之盛。一九六八年出土的唐代墓葬中，就有十多个饺子盛在一只木盆里。春节这顿饺子的吃法大有讲究，都是除夕晚上包好，但等旧岁刚逝，新年伊始，一到子时（子夜零点钟）就赶紧吃，讨个来年吉利，这叫“更岁交子”，因此这食品也就称为“饺子”了。

而那种人人都会有的对亲人内心默默良好的祝愿，或是对敌人、仇人内心恶毒的诅咒，又显然是企望通过古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最简单的巫术方式，去影响、改变客观人事的结局、遭际和命运，虽然实际上是徒劳的，却也总是伴随以尤

为强烈的感情色彩。

尤其在一些经济文化现在仍然比较落后的地区，巫婆、神汉之类以某种巫术“治病”以及相信这种巫术功能的人尚不是绝无仅有。这足以说明，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巫术及其文化观念，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留有影响，具有相当的文化“能量”与“活力”，值得加以识别、研究与注意。

也许最能发人深省的，记得“文革”十年内乱时期，君不见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律将那些被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姓名倒写或是打上一个“×”吗？试问，“大字报”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打“×”也是一种典型的巫术行为。通过打“×”，企望那些被打击、被迫害对象早点“倒台”。这种充满仇恨的鄙夷心理，比如与影片《原野》中那个瞎眼地主婆，因要女主人公早死，用钢针狠扎女主人公的模拟人体，倒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那些在“文革”中发誓要与“一切传统文化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人，却在不自觉地运用最“传统”的巫术，演出了中华当代文化史上最惨酷、最滑稽的一幕。这说明，即使在现代社会里的一定社会文化条件下，可以促使古老的巫术文化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酿成一场“民族文化瘟疫”。

因此，通过研究《周易》，加深对中华古代巫术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不能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对《周易》巫术文化的兴趣，并不是对这种巫术的盲目偏爱，而是希望通过探讨与认识，增长关于古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文化修养，满足我们对《周易》“神秘”的文化性质的探求心理，从《周易》巫术这面古老的、神奇的文化魔镜面前返照我们自身，从而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看清中华当代文化世态中那些看似奇奇怪怪的事情，识别中华当代

文化的某些真实面貌。

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过，毋庸置疑，“就是清醒的科学头脑，也是对于巫术这个题目爱好甚深的。这或者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巫术里面找到蛮野人底欲求与智慧所有的结晶，因为不管是甚么样的结晶都是值得知道的。另一部分是因为‘巫’或‘魔’，似乎在任何人心里都激起某种潜在的意念，激起希望看奇迹的憧憧之怀，以及相信人类本有神秘力的可能等等下意识的信仰。”^①

是的，不仅远古人类非理性的不“清醒”的头脑，即使当今“清醒的科学头脑”，也会对巫术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充满“爱好”。

一般的巫术文化已经令现代人的“心智”追寻不已，何况这里正在探讨的还是独具风采的《周易》巫术的文化智慧。

虽然从《周易》巫术的文化品位分析，其文化智慧水平已经远在真正的“蛮野人”之上，但通过探讨，仍可从这里品尝到中华远古巫术的一些“蛮野”风味与文化遗韵。

我们不愿意相信由巫、魔或神所创造的“奇迹”，但倘若“奇迹”果真出现，那一定充分显示了人的伟大力量，我们实是对人而不是对神充满了“希望”。

我们一般不信仰任何偶像，但偶像有时却在精神上支撑主体已是疲惫与衰弱的身心。人，有时便不得不依倚着它，这是人的历史悲剧，是偶像与神的盛大节日。

对人而言，神秘的领域是永远存在的。

因人暂时不能在实践中把握对象而深感对象神秘，这正

^①（同前）。

可激励人向神秘世界的搏击与进取。

而所谓“人类本有神秘力”的观点，恰好说明人对自身伟大潜力的不了解，坚信人一定具有目前为人自己所未知、令人惊讶不已、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

人的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一往无前的自信，其实早在《周易》巫术文化中具备了它的文化基因。

追本溯源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自由，人在创造与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时，时时需要回眸自身童年的形相与心态。

相信对巫术这种《周易》文化智慧的谈说与探究，能部分地填补在中华古代文化学研究上因“曾经失落的童年”而留下的缺憾。

正如《周易》大传所言，对《周易》巫术文化智慧问题做一点“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工作而又力求浅显易懂，这是本书试图努力达到的目的。

目 录

- 前言：巫术，离我们并不遥远 (1)
- “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 (1)
 - 《周易》是否巫术占筮之书 (2)
 - 书名“周易”与巫术占筮的奇妙对应 (16)
 - 作者和成书年代究竟如何简直是谜 (26)
- 独特的卦爻符号“宇宙” (49)
 - 阴爻阳爻是不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 (50)
 - “Magic Square”(魔方)：八卦的“奇迹” (65)
 - 六十四卦：庞大的巫术占筮“机器” (86)
 - “第三期”巫术的中华童年之“梦” (98)
- 以数为文化基因的巫术占筮操作系统 (126)
 - “十八变”的占筮方法与筮符操作 (127)
 - “诚则灵”的“怪圈” (147)
 - 数的“聪明智慧”怎样遭受“愚昧”
的“奴役” (162)
- 巫术文化智慧的扬弃与超越 (184)
 - “前科学”与“无”字旗 (185)
 - “野性思维”与乐观“情结” (208)
 - “淡于宗教”与伦理“苦果” (228)
 - 在巫术智慧的“上空”腾飞着一条“龙” (249)

“东方神秘主义” 的代表之作

当人们试图结识《周易》巫术文化智慧的“庐山”真颜之时，发现这位中华智慧“老人”的脾气刁钻古怪，甚至“面目可憎”，他总是向你露出神秘的微笑，却一时不好亲近。这使我们对他的“拜访”，不得不必须走过一段泥泞而充满情趣的道路。

《周易》是否巫术占筮之书

中华文化古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巨可称世界之最。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智慧的闪光，犹如群星璀璨、斗华争辉。

其中尤其《周易》一书，是中华先秦时代留存下来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化巨著，在中华文化思想智慧史上的影响不可估量。自西汉起，《周易》被尊为重要的儒家经典，称为“六经之首”（或曰“五经之首”）。这“六经”依次为《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与《春秋经》，据说其中《乐经》亡佚，后称为“五经”。《周易》居其第一，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到了宋代，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五经”又最后扩充为“十三经”，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礼记》、《春秋》、《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与《孟子》。于是《周易》又雄居于“群经之首”。同时，在魏晋时代，《周易》与《老子》、《庄子》又被合称为“三玄”。玄者，幽微玄妙之谓也。可见在中华古代，《周易》一书不仅地位“显赫”，而且理玄义深，以艰古难懂而闻名于世。

《周易》一书的文化本涵，以及它的文化模式异时态的流迁演化，是一种几乎纵贯自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思想史的巨大而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确实富于独特的文化

学认识与研究价值，蕴涵着原始巫学、数学、天文地理学、文字符号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与文艺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因素，是一个集中华古代命理、数理、天理、圣理、哲理、心理与文理等于一炉、属于颇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化集成。这用古人的话来说，叫做“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①虽说这是推崇《周易》的古代易学家夸饰有过，因为世上决没有哪部书的文化内涵可以囊括、穷尽这个无穷的大千世界，做到“无所不包”。然而，其文化意蕴的庞繁、深邃与独特，尤其是它那独具的文辞符号系统所造成的独异的文化品格，确是无与伦比。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易》是一部中华古代文化思想的“综合知识”库，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也是诸多中华古代文化智慧的综合体。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周易》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这不是我们的幻觉，也不是思想走入迷途，而是说明《周易》的思想容量确实很大。这也许就是这部文化典籍的特殊魅力之处吧？

自古至今，对《周易》的研读即易学几乎持续不断，历代未废，它基本上一直是一门显学。据近人高亨先生说，《周易》的注家不下千余，据说在这方面留下的著论约三千余种，比较重要的也有一、二百种。有人作过统计，将“五经”其余各经的注解文论加起来，也不及《周易》一经的著论多。千百年来，历代儒生往往皓首穷经，读《易》不辍。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

有的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有的毕生研习，著论甚丰；有的把玩沉思，大彻大悟；有的为此一生显达，声名远布；有的却弄得两袖清风，穷愁潦倒；也有的装模作样，附庸风雅……然而不管怎样，似乎都以为《周易》是“好东西”。

虽说“五四”以后半个多世纪里易学领域稍显沉寂，仍有一些所谓“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读易心醉。现在呢，又在新的文化“热”中大有使易学重新“热”起来的势头，当然，这不会走历史上研读《周易》的老路。

不仅在中华本土，《周易》居然也讨外人的青睐，在欧美、日本与东南亚等地看来也不乏知音。

早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有一位西方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与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教传教士鲍威特友善。鲍威特入乡随俗，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人居然也“崇洋迷外”，成了《周易》的一个爱好者。他于1698年，将两张易图带回欧洲，并赠予同样热爱中华学术的莱布尼茨。这两张易图，一张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简译：Segregation—table）；另一张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据说，原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晚年派其朋友蔡季通经荆州到四川从民间购得，源于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一书。大家知道，莱布尼茨是二进位制数学的创始者，二进位制数学是现代计算机的数理基础。莱布尼茨首次将传入欧洲的易图进行数学翻译，从中发现，《周易》六十四卦即 $64=2^6$ ，与其所创始的二进位制数理不无相通之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我们看到他（莱布尼茨）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

经》的排列体系预示二进位制一样。”①

的确，从现存的莱布尼茨的一些书信和手稿中，尤其是在其所著《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一书中，人们可以听到许多中华古代包括《周易》文化思想的来自西方的“回声”。

由鲍威特、莱布尼茨所开始的关于易学的中西文化交流，到十九、二十世纪，已蔚为大观。此时西方已流传多种《周易》文本，其介绍、翻译与研究者，主要的有法国菲拉斯特、艾滔耳德·恰旺那、亨利·马斯伯罗、英国詹姆士·勒奇、德国理查德·威廉父子、荷兰鲍莱尔等。其中法国的菲拉斯特是十九世纪人，他的《周易》译本为人所推重；英国的詹姆士·勒奇的英译本《周易》是当时西欧的最佳译本；德国的理查德·威廉父子试从心理分析角度研习《周易》，并曾来华作报告演讲，其《周易》德文译本后转译为英文、法文译本；最有意思的是法国的艾滔耳德·恰旺那，此人是一位中国学术迷，有人以中华文化为非，不相信中国能走上近代化道路，他坚决反对，竟争辩不下导致与人决斗而成重伤。②

在现当代，西方的《周易》“热”大约以美国为最。据说有七种《周易》译本，曾经年销十余万部。其易学研究较多地从自然科学角度入手，也从文化哲学、巫术学等角度入手，推究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人的命运）的深刻文化意蕴，尤其对太极、八卦、六十四卦等文化模式一往情深，如痴如醉者确有人在，表现出对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巨大兴趣。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②参见沈宜甲：《科学无玄的周易》。

尽管《周易》文化思想的复繁性、独别性与深致性，无疑是与它那民族、时代的域限性纠结在一起的，《周易》具有不可避免的民族与时代的局限。然而，它那别具一格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似乎有一股强大的文化“磁力”，总在不断地召唤人们对它的关注。

无论中外古今，《周易》的“崇拜者”总是绵绵不绝。《周易》之所以具有如此持久的魅力，在我们想来，恐怕是因为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哲学与人生境界的缘故吧！所以才能使人们不怕《周易》文辞符号的枯燥艰深、耐得寂寞，执着追求、乐此不倦。

《周易》的自然哲学与人生境界令人探寻不已。

初次研读这部大名鼎鼎的中华先秦“宝典”，仿佛来到了地狱的入口处。不是由于眼前一团漆黑而深感恐惧，而是因为面对着一个似乎是完全陌生的世界。

其文辞的简古深奥不免令人感到茫然与窘迫，卦爻符号这种文化“密码”一时难以“破译”，加以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的语义关系错综复杂，朦胧游移，显得这位智慧“老人”的脾气刁钻古怪，甚至“面目可憎”，或是向人露出神秘的微笑。

当代读者与《周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时差，这造成了漫长的心理距离。尽管确如前文所言，巫术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的文化心灵深处，不可避免地深埋着某种巫术观念的遗因，但由于《周易》巫术的文化机制要比一般的巫术复杂、高妙得多，它是如此繁难，以至于似乎要怪自己的悟性不够，在这种古代和当代两种文化心态的碰撞中，仍能给人以异样的心灵的激荡。

确是一个中华古代文化的“黑洞”，对一系列卦爻符号